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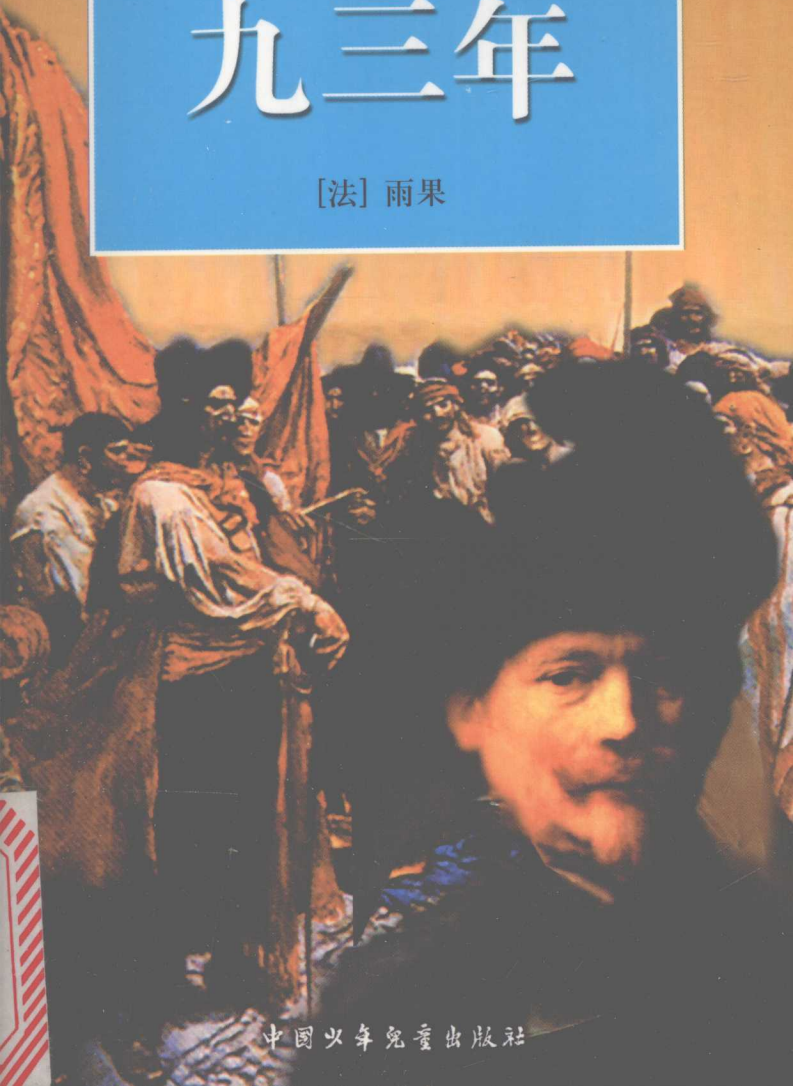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# 九三年

[法] 雨果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 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九年

林浩

缩编 林浩 赏析 姬英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三年/(法)雨果著;林洁缩编;姬英  
赏析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 
2000.11

(中外文学作品赏析)

ISBN 7-5007-5488-4

I. 九… II. ①雨…②林…③姬…  
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  
第75905号

封面设计:简毅 华胤

版式设计:缪惟

责任编辑:常林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九三年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编:100708

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3.625印张 印数:15000册

2000年12月河北第1版 2000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ISBN7-5007-5488-4/G·1280 定价:4.80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本社24小时销售咨询热线(010)84037667

## 作者简介

维克多·雨果（1802—1885年），生于法国的贝尚松，是法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作家，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。

他的主要作品有诗歌《短曲与民谣集》、《东方集》、《自由自在的精神》，戏剧《克伦威尔》、《艾那尼》，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笑面人》等，《九三年》则是雨果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。



*Bian Zhe De Hua*

## 编者的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（200 册）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（原著）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*Jiu San Nian*

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，巴黎联队一分队正在亚斯蒂野地方的阴森可怕的索德烈树林里搜索。索德烈树林是悲惨的。就是在这座树林里，从1792年11月起，内战开始了种种罪行；在这里发生的杀人罪行之多，可以使听见的人头发竖起来。没有比这里更可怕的地方了。突然间，这一小队先头部队的兵士像猎人走近野兽的巢穴一样吃了一惊。他们听见了灌木丛中间有一种像呼吸似的声音，他们仿佛看见了树叶里有人晃动。的确有人在那里。

在灌木丛的最繁茂的地方，有一个仿佛桠枝筑成的洞，样子像树叶搭成的房间，一边敞开着像一间凹进去的卧室，里面有一个女人坐在藓苔上面，给一个婴孩哺乳，膝盖上搁着两个熟睡着的小孩的金发蓬松的脑袋。女人惊讶，害怕，吓呆了，仿佛在梦中似的望着周围这些步枪，这些马刀，这些刺刀，这些凶恶的脸。曹长朝她嚷：“别害怕，我们是红帽子联队。”女人从头到脚哆嗦起来，她望着曹长，曹长的粗野的脸上只看得见眉毛、胡须和亮闪闪的两只眼睛。她的样子消瘦，年轻，脸色苍白，衣服破破烂烂。

“她是一个穷人。”曹长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米舍尔·佛莱莎。”

“我问你这小家伙多大。”

*Jiu San Nian*

“哦！”母亲说，“18个月了。”

曹长追着问下去：“照实说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是逃难的人。”

“太太，你的丈夫呢？他在干什么？他怎么样了？”

“人家把他打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三天以前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厄尔尼那边。我的丈夫倒下来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你的丈夫死了以后，你做些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带走我的孩子。”

“太太，你就这样子逃难吗？”

“我不得不这样做。在田野里胡乱走着！”

曹长把枪柄朝地上撞得发出响声，一边叫起来：“打仗真是傻事！笨蛋！”

他抬高了嗓音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的联队应该做这三个孩子的父亲。大家同意吗？我们收养这三个孩子。”

“共和国万岁！”近卫兵们喊起来。

1793年春天，在敌人攻击法国各处边境的时候，吉隆特党垮台的消息轰动全国的时候，海峡群岛上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。6月1日傍晚时分，杰宾地方的僻静小海湾里，一只小军舰张起帆开行了。船



*Jiu San Nian*

上的人员全部是法国人，可是这只船却是属于英国的一支小舰队的。指挥英国小舰队的是布依荣家族的拉·杜尔-多魏尔尼亲王，这只小军舰就是奉了他的命令，为着一件紧急和特殊的任务而出发的。

船上的人员全部是法国人，都是逃亡的军官和水手。这些人是挑选过的：没有一个不是好的水手、好的战士和好的保王党。他们盲目地崇拜三样东西：船、剑和国王。

除船员以外，还有一营海军陆战队，必要时可以登陆。

这只船显然负有一种非常的使命。的确，有一个人刚上了船，他的一副神气完全是进行冒险的样子。他是一个高大的老头，身体挺直坚强，面貌严肃，很难确定他的年龄，因为他又像年老又像年轻；他是那种富于年龄和富于精力的人。

岛上的总督巴尔加列斯爵士和拉·杜尔-多魏尔尼亲王亲自伴送他，把他安置在船上。巴尔加列斯爵士对他说：“祝你好运，将军。”拉·杜尔-多魏尔尼亲王对他说：“再见，我的表哥。”

风并不大。克莱摩尔号离开了晚安湾。

这只军舰并没有朝南向圣嘉特莲娜那边驶去，被巴尔加列斯爵士称为“将军”、拉·杜尔-多魏尔尼亲王称为“我的表哥”的那个乡下佬，能够像水手们一样在船上站稳，他带着庄重的神气在军舰的甲

*Jiu San Nian*

板上安静地踱步。所有的炮手都在狂乱地向上跑。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炮队里一尊 24 磅重弹的大炮滑脱了。对于一只正在大海中行驶的军舰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变了。这尊挣断了铁链的大炮，用它的滑轮走着，像一只弹子球似的滚来滚去，像一支箭似的从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。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冲撞一垛墙。这只撞城槌是铁制的，这垛墙却是木头的。它向船壁的每一下撞击，都可能把船撞破。一转眼间全体船员都起来了。错误是在炮队队长身上，由于疏忽，他没有把铁链的螺丝帽旋紧，大炮下的四只滑轮也没有堵塞好；这样就使脚板和炮架有了活动的机会，一切关键都没有合拢。所以那系炮的铁链，终于被折断了。铁链折断的时候，炮手们都在炮舱里。有聚集在一起的，也有分散的，都在忙着做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战斗的准备工作。船身前后颠腾的时候，大炮被抛向前，一直朝人群冲过去，头一下子就压死了四个人，然后被船身向左右倾斜的力量拉回来，再推出去，又把第五个可怜的人辗成两半，再向左舷的船壁冲过去，撞坏了一门大炮。刚才听见的悲惨的喊声就是在这时候发出来的。所有的炮手都急急忙忙地向楼梯奔去。炮舱里一转眼间人都跑光了。舰长勃斯拔特罗和大副拉·维尔维勒虽然是两个勇士，也在楼梯顶上停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脸色发青，犹豫不决，向中甲板里面张望。

*Jiu San Nian*

有一个人用手肘推开他们，走了下去。这人就是他们的乘客，那个乡下佬，他们在一分钟以前谈论着的那个人。走到中甲板里来的那个年老的乘客在楼梯底像一尊石像一样站着。他用严峻的眼光望着这种破坏的情况。这尊获得自由的大炮每动一动，就意味着这只船开始毁灭。再过几分钟，沉船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或者毁灭，或者立刻把这场灾难结束，必须在这两者中间选择一样；可是选择哪一样呢？

突然间，在这个没有人能够进去，只有那尊自由的大炮在里面跳动的“竞技场”里，出现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根铁棍的汉子。他就是这次灾难的祸首，这尊大炮的主人，犯了疏忽错误、造成这次事故的那个炮队队长。既然闯了祸，他想来补救。他一只手抓住一根起重铁棍，一只手拿着一条打着活结的舵带，从方窗眼跳进中甲板里。

那汉子站在一个角落里，手里紧握着铁棍和带子，背靠在一根船骨上，两条小腿稳稳地站定，仿佛两根铜柱；他的面容苍白，镇静，凄苦，像在甲板上生了根似的，等待着。他等待大炮从他身边经过。它突然向他扑过来。汉子躲过了。它又开始向汉子冲过来。汉子身轻体软，又敏捷又灵便，在这些闪电似的袭击下像一条水蛇似的东躲西闪。他躲过撞击，可是他躲过的撞击都落在船身上，继续把船破坏。可是汉子继续搏斗。有时甚至是他向大炮进攻；他沿

*Jiu San Nian*

着船舷爬行，手里拿着铁棍和绳子；大炮仿佛很懂事，好像猜出他的诡计似的逃走了。伟大的汉子追赶它。大炮仿佛愤怒似的，把左船舷的一尊大炮撞坏，然后它转向右船舷朝汉子冲过来，汉子躲过了。另外三尊大炮也被它撞得翻倒；然后，大炮转过来背着汉子，从船尾滚到船头，撞坏了船头木，就要在船头的板壁上撞开一条裂缝。汉子躲在楼梯脚，离开在旁观看的老头几步远。炮手拿着他的起重铁棍等着。大炮仿佛瞥见了，根本不屑把身子转过来，就用一种劈斧似的速度向后倒退，朝汉子冲过来。被迫退到船舷上的汉子已经到了绝境。全体船员发出了一声呼喊。

可是直到现在一直站着不动的那个年老的乘客冲了出去，动作比这一切凶猛的搏斗更加迅速。他抓住一袋伪钞，冒着被压死的危险把这袋伪钞扔到大炮的车轮中间。这袋伪钞起了缓冲器的作用。大炮颠簸了一下。炮手也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，把铁棍插进大炮的一只后轮的轮辐中，大炮停下来了。大炮有点倾斜。汉子拿着铁棍使劲往上抬，意在使它翻一翻身。这只庞然大物倒下来了。兵士们和水手们都鼓起掌来。全体船员赶紧拿着锚索和铁链跳下去，一转眼间大炮又被拴住了。

炮手向那位乘客行礼。

“先生，”他对他说，“你救了我的性命。”

*Jiu San Nian*

老头又恢复了他的不动声色的态度，他没有回答。

船员们正在匆匆忙忙地把中甲板的损坏地方草草地修好，正在堵塞漏洞，正在把没有受伤的大炮重新排列成阵，这时候，那个年老的乘客又回到甲板上。他靠着主桅杆站着。勃斯拔特罗伯爵向那位乘客走过来。舰长的后面跟着一个粗野的汉子。他就是那个炮手，他刚才很及时地表现出他是一个能够制伏怪物的勇士，也就是战胜了大炮的人。伯爵对那个穿着农民服装的老头行了军礼，对他说：“将军，就是这个人。”炮手笔直地立着，眼睛低垂，态度是在等待命令。勃斯拔特罗伯爵又说：“将军，根据这个人刚才所做的一切，你不认为有什么表示吗？”

“我认为应该有的。”老头说。

“那么请你下命令吧。”勃斯拔特罗接着说。

“应该你来下命令。你是舰长。”

“可是你是将军。”勃斯拔特罗回答。

老头望着炮手。

“过来。”他说。炮手上前一步。

老头转向勃斯拔特罗伯爵，把他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勋章取下来，系在炮手的短衫上。

“乌拉！”水手们欢呼起来。

那个年老的乘客用手指指着受宠若惊的炮手，继续说：

*Jiu San Nian*

“现在，把这个人拿去枪毙。”

惊惶代替了欢呼。

于是在坟墓般的静寂中，老头抬高了嗓音。他说：

“一个疏忽危害了这只船。到了现在，这只船也许已经没法挽救。在海上，就是面对着敌人。面对着敌人的时候，犯了任何过失都要处以死刑。没有任何过失是可以补救的。勇敢必须奖励，疏忽必须惩罚。”

老头望着兵士们，加上一句：“执行。”

那个胸前闪耀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汉子低下了头。过了几分钟，黑暗中响起了枪声，闪过一道亮光，然后一切复归静寂，再听见尸首跌落海里的声音。

那个年老的乘客始终靠着主桅杆立着，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沉思着。

海面忽然看得清楚了。在两边的亮光中，都出现了一些直立不动的黑色侧影。西边是3块高大的岩石划破被月光照亮的天空。东边是8只船直立在清晨苍白色的水平线上，排列得很有秩序，很可怕地间隔着一定的距离。3块岩石是一排暗礁；8只船是一队舰队。军舰的后面是明基叶——恶名彰著的暗礁，前面是法兰西巡洋舰队。西边是深渊，东边是屠杀，军舰正处在海难和战斗之间。

*Jiu San Nian*

“这边是触礁，那边是战斗。我们的运气真不坏。”

勃斯拔特罗伯爵向正在走下炮舱的拉·维尔维勒低声发了几道命令，然后拿起望远镜走到船尾，站在舵手旁边。格克瓦勒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使军舰迎着浪前进：因为风和浪都打击着船的一边，船就不可避免地要沉没了。这时候，舰长已经数了那些帆船的数目。的确有8只很符合兵法地排列着的船，它们的威武的侧影矗立在海面上。还看得出中间一艘有三层甲板的船的高大船身。舰长问舵手：“你认识这些船吗？”“当然认识！”格克瓦勒回答，“法国的舰队。”

那个乘客没有离开过甲板，他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一切进行。

勃斯拔特罗走到他身边。“先生，”他对他说，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。我们不是敌舰的俘虏，就是礁石的俘虏。我们只剩下一条路：死。战斗而死比沉船更好。我愿意死于火而不愿意死于水。可是死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，不是你的责任。你是亲王们挑选出来的人，你负有指挥旺岱战事的重大使命。少了你，王国或许就要灭亡；因此你必须活着。我们这些人的荣誉是留在这里，你的荣誉是离开这里，将军，你必须离开这只船。我准备给你一个人和一只舢板。绕道登陆并不是不可能的。天还没有亮，浪头很

*Jiu San Nian*

高,海里很黑暗,你一定能够脱逃的。在某些情形下面,脱逃就是胜利。”

老头很严肃地把头点了点,表示同意。

勃斯拔特罗抬高了嗓音。“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人代表王上。他是王上委托给我们的,我们必须保护他。他是法国王朝最需要的人;既然没有亲王,他就要充当旺岱的领袖,至少这是我们的希望。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。他本来要和我们一起在法国登陆,可是现在他必须离开我们单独登陆。救出领袖,就是救出了一切。”

“对呀!对呀!对呀!”全体船员都这样叫着。

“他也要冒很严重的危险。到达海岸不是一桩容易的事。我们需要一个体格强壮的水手,有谁志愿去吗?”

黑暗中一个水手从行列里走出来说:“我。”

过了几分钟,一只专供船长使用的那种舢板离开了大船。舢板上面有两个人,一个就是那个年老的乘客坐在船尾,一个是那个“志愿”的水手,他坐在船头。

战斗开始了,海面上布满了烟和火,克莱摩尔号开始向那八只敌舰喷出火焰,成半圆形包围着克莱摩尔号的整个舰队所有的炮台全部开火,那面绣着百合花的王旗在主桅杆的顶上飘扬着。

坐在舢板里的两个人都保持着沉默,负责救护



*Jiu San Nian*

舢板出险的那个水手把船向海峡驶去。他很熟练地在狭窄的海峡里面划着船，左闪右避，躲过所有的礁石。过了一会儿，舢板已经到达了自由的海面，远离礁石，远离战场，超出了炮弹射程以外。舢板已经到了不受敌人伤害的地方，可是最困难的事还在后头。舢板逃过了炮火。

于是在这无边的大海中，在这孤零零的状态中，坐在船头的那个汉子抬起他的被晨光照得苍白的脸儿，紧紧地盯住坐在船尾的老头，对他说：“我就是被你抢毙的那个人的兄弟。”

老头慢慢地抬起头来。“你要把我怎么样？”

汉子放下桨，抱着胳膊，回答：“把你杀死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”老头说，“为什么？”

沉默了一阵。汉子在这一瞬间仿佛被这个问题惊呆了。“因为你杀了我的哥哥。”

老头镇静地回答：“我先救了他。”

“不错。你先救了他，然后杀了他。”

“杀死他的并不是我。是他自己的错误。”

水手张开口呆望着老头，然后他又狰狞地攥紧眉头。水手右手抓住腰带上的一支手枪，左手抓住他的念珠。老头站了起来。“你相信上帝吗？”

“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”水手回答，同时他画了一个十字。“可是我们的事情并没有完，你杀了我的哥哥，我一定要把你杀死。”